



ZENG YINQUAN QIANMING SHEJI YISHU

曾印泉 编著

## 签名要诀

- 签名与日常书写有区别。平日我们写字，目的是要让自己和别人易识别，省去力，所以笔迹应该工整、清楚。签名则是做个记号，而且绝大多数是在自己熟悉的人面前书写，因此漂亮和快最重要。
- 签名是一个整体，应该将你名字的几个字当一个字看；如果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正楷字，那签名就必定不好看了。
- 每一个签名都应该有一笔主要的笔画，像人的躯体，它决定了一个签名的框架和风格。
- 签名的时候不必每一个字都写得清楚，但笔画要绝对自信，多一笔少一笔都没有关系。

# 签名设计艺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



# 曾印泉签名设计艺术

---

ZENG YINQUAN QIANMING SHEJI YISHU

---

曾印泉 编著

---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印泉签名设计艺术 / 曾印泉编著.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8

ISBN 7-102-02382-0

I. 曾... II. 曾... III. 姓名 - 书法 IV.J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092 号

**曾印泉签名设计艺术**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印 刷:** 人民美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2001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102-02382-0/J · 2058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

# 代“序”

刘 恒

书很多，怪书不多。摆在大家眼前的，由曾印泉先生撰写的这一本，便是怪书之一种。但凡识几个字，谁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呢？这本书却劈头告诉诸位，您不会写，至少您是不太会写，一怪！签名是件俗事，做作业，领工资，交检讨，不署名就很麻烦。可是署了名，哪怕署在美丽的情书之后，这几个字也不能算是艺术，这本书却偏偏告诉你，只要会写，弹指之间，用了一世或半世的俗名便成了艺术，二怪！这么俗的东西怎么就成了艺术呢？这本书拉来一串古人做解，又拉来一串洋人做解，令人大吃一惊，发现艺术还是不艺术，全在自己，况且不大费事，是可以学来的，此三怪也！大家可以不爱艺术，却不能不爱自己的名字，那么这本怪书在自爱者的群里便有了无数的朋友了。

曾先生是书法家，也是小说家。他以牛刀杀鸡的精神写就了这本书，显现了他是专注的人，也是细致的人。在喧嚣的时代里做事，肯在细微处下手的，正是这种人，其成败倒在其次了。写不好自己的名字也许不会误国，粗枝大叶却笃定是国人之病。极而言之，那些做事不认真的民族，大都颓败了。诸位静下心来，从一笔一画开始，做一个讲究完美的人，于国于己都是无害的吧？曾先生的专心之作，便显现了牢靠的不凡的意义。不练字也无妨，大家都去埋头做事也就罢了。

肯接着练字的，是他小小的福分。

曾印泉著《个性与签名》1997年9月原序

## 曾印泉签名设计艺术



**作者:** 曾印泉 1956年生。江西省南丰县人，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著名书法家、签名设计家。曾为当今的歌星、影星、奥运会冠军、足球队员、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作家、企业家、银行家及政府官员等社会各界三万多人设计了签名。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台湾TVBC有线卫视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商报》、《中国企业家》、《中国青年报》、《时尚》、《经济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经济时报》等中国新闻媒体对曾印泉的签名设计进行了广泛报道和介绍。

### 曾印泉有关专著：

《书写之门》1996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个性与签名》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国画·书法·文学》2000年香港龙浩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签名》2001年商务印书馆

# 目 录

---

● 代序 .....	刘恒
● 签名基础 .....	(1)
1. 签名的意义 .....	(3)
2. 签名与书法 .....	(19)
3. 设计技巧 .....	(23)
● 古今名人签名赏析 .....	(35)
● 西语签名 .....	(59)
● 曾印泉设计图录 .....	(71)

## ● 著名圖 碑



明遗民画家朱耷（八大山人）的签名

## 1 签名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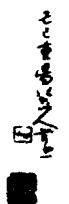


八大山人签名

说起签名，历史上最广为人知也最有意思的是我国明末清初江西一位皇族画家朱耷作画时使用的一个行书签名。

我们看到，这个签名即使在今天看来，可认读性仍然很强，明白无误写的是“八大山人”（朱耷的道号）。但是出身尴尬、命运古怪的朱耷，却在这个小小的签名中卖了个关子，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他对人世艰辛，变幻莫测的喟叹。

朱耷一生的命运很复杂。他是明朝皇室的宗亲，实足的贵族，偏偏生在末世，刚成人，明朝便灭亡了，于是他只有出家



八大山人花鸟画

避祸。他本来没有预备做和尚，由是恋俗，写了大量诘曲聱牙、晦涩难懂的诗，渐渐地弄出一场疯癫病来，好了以后又还俗，靠卖画度日。他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古怪，世俗幸福与其无缘。但他活得颇长，声名极大，际遇多少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因此，为了表达他对人生的愤懑不平，又不愿让人轻易摸到他的本意，以免陷入满清政府的文字狱罗网。朱耷在自己的画上巧妙地将他的道号“八大山人”行书四字签成草书合文。这样，稍通书法的人认读起来，就得在像“哭之”或者像“笑之”的两词间做个选择，然而，不管你选择哪一个，其词句的文意对他一生的比喻和发出的喟叹都是贴切的。

八大山人在中国画家中，似乎最擅长玩弄签名花押的游戏。比如：他的“个相如吃”、“三月十九日”（明亡日，一解为“夜”字，也隐含有“明亡”的意思。）等一些古怪难懂的图形签押，一再出现在他的画中。他的画也带着一种古怪的谜一样的气息，使得后代的画家们会情不自禁地临摹它们。

八大山人花鸟画



▲ 三月十九日

◀ 个相如吃

不仅如此，八大山人还一改画家署款“××写”的习惯，在闭眼瞌睡的八哥或野鸭旁题下“××画”几字。中国画家对自己的作品向来忌讳说“画”，而要说“写”。画不过是摹拟事物，是从属之物；写才为心画，才自由，才高档。一向结字严谨的朱耷，在作品上署款为“画”，而且故意把“画”字写得潦草难认，上面的“革”和下面的“画”分开，使人容易误读成草书  (君思)二字。如果你是个惊警的人，又留意到画面上闭眼睡着的鸟，那么就不难索解出八大山人略带苦涩的机智——闭眼便是“无明（明朝）”，无“明”了，自然就应该“思君”。

当然，在签名史上类似这样的故事很多，我们无法一一详述。

朱耷在自己的签名署款上煞费苦心，正如现在许多人将自己的名字画成一个图案、或故意合成别的字，其心理动因为：一是签自己的名，别人无法说三道四胡乱“栽赃”。我国古来以作文为圣事，无数因文致祸的教训，使得许多文人特别注意到使用文字的安全性。二是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欲望，需要在这几个有限的字中，隐含一些个人不便明言的好恶或者希望。签名的功能异于平日书写，已毋庸置疑。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签名有时是个人情感的最后私地，也是一个人最起码、最自我的艺术活动的素材。

俗话说“字如其人，人如其名”。请注意下面这个签名。



肖邦花体签

看看这个签名，我们甚至都不用听他的隽永的音乐，其优美典雅一如生人。签名好不仅使一

个名字大放光彩，而且会使我们产生“想见其为人也”的愿望，从而铭记在心。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得姓名和签名这样有魅力呢？姓名和签名之于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呢？

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一天，老师奉命为我们宣读“批林批孔”的材料，解释孔夫子所褒贬的两个亲兄弟“柳下惠”和“盗跖”，说他们德操如何的不一样时（柳下惠高尚，少女入怀而不乱；盗跖强横无道，专以抢掠劫杀为业），引出了我的疑问：柳下惠姓“柳”，盗跖姓“盗”，怎么会是亲兄弟呢？

老师说，柳下惠住在柳树之下，为人“惠而贤良”故而以居所“柳下”为姓，名“惠”；盗跖脚上多长有一个脚趾，其行为又使当政者头疼，因此为“盗”为“跖”。

然而，老师的解释无法使我满意。姓氏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一个人的真实姓名与被人所称谓所颂扬的名字，在一些人身上为何并不是一回事？人的修为又何以能够颠覆一个人的姓氏？

如果从这里追问下去，那就要追溯到中国古代宗姓制度的

起源、姓氏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姓名的传播及姓名对个人的心理学意义等等，非得扯出个姓名文化出来不可。这不是一个中学老师所能回答得了的问题。然而，老师的回答有一层意思是对的，即揭示了“树的影、鸟的声、虎的皮、人的名”这句俗语的真正涵义——作为一个中国人，姓名有时竟等同于“声誉”，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姓名都可以将就随便，那他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总括起来，姓名和签名之所以重要，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

### (1) 姓名不寻常的文化意义

一个名字就是一个人的代码。每一个名字都和签名者所处的历史时代、特定的生存环境息息相连。

现在我们偶尔还能看到许多人叫“建国”、“跃进”、“中华”、“红军”、“爱平”之类的名字，追索这些名字的文意，您可以推测出他们的庚年，因为这些名字本身曾经是时代的靓词；然而文革中一度红火的“卫东”、“文革”、“卫兵”、“拥军”之类的名字现在较少见到，原因也为时代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它们的主人抛弃了过去的名字——因为这些名字的文意代表着那个不光彩的时代。

名字是一种“禁忌”，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

中国人崇鬼奉神却又自号“礼仪之邦”，于是，姓名一事便被圣人们做尽了文章，什么“光耀门庭”、“辱没祖先”、“声

名不胫”、“声名狼藉”等等全和人名有关。

从礼法上说，民国以前，中国人从皇上到一般百姓普遍遵循名讳制度，直呼人名是很轻慢失礼的行为；尊姓让名为最起码的礼貌。该习惯非常麻烦，但却影响极大，甚至波及到日本、韩国等我们的近邻。

过去，人们甚至认为：名字叫得久了，就会叫出神来。这看法大概源于人有自省力。在每个人的头脑里，或明或暗，我们都有一幅关于自己的图景，而一个人的名字有时却是这幅图景的主要来源。这不完全是一种臆测。人们不仅赋予姓名以意义，而且也被那意义所招引所暗示。我们不是常常发出“人如其名”的叹息吗？就拿我们所熟知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里的人物来说吧，又有几个人逃脱了他们被命名的文意所规定的命运呢？

名字本身常被人们诗化。人们的名字或希望或祈盼或表达爱憎或显示修养，总被赋予一定的涵义。

正因为如此，为人父母者，才会在给自己心爱的儿女起名时翻烂了字典，真正是韦编三绝、煞费苦心。想一想我们在孩子出生之前之后为孩子起名时那些可笑的细节吧——姓氏是联系两代人的文化纽带，名字则交织着父辈对儿女们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即便有些人长大后因种种缘故改了名，但他们所改的名也往往与他们命运的改变和一生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紧密相连。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改名“李得胜”（理应得胜），周树人在发表他第一篇白话小说时署名“鲁迅”（母亲姓鲁，取

“虽愚鲁但迅疾”之意)，瞿霜为了纪念他和妻子杨之华之间的爱情改名“瞿秋白”（“秋白”为霜之花）。

旧时代，一个人文化水平低或没有文化，都几乎用一句代言自谦——“我连名字都不会写”或“我连名字都写不好”（可见有文化写不好自己名字的人是少见的，这证明那时书法教育水平普遍比现在高。然而，今天即使读到博士了，那名字签出来可看的都少）。能书写是有文化的标志。签名好不好，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而且影响到别人对你的资质、能力的判断。

上面提到，我们古来的英雄大多都有“美名”情结。“流芳百世”是最有出息的男人们毕生向往的目标，但这“芳”并不是润泽皮肤，使之含香的化妆品，而是“名字”。哪怕是古山为王，拦路为贼的强盗，往往也挺起胸膛大喝“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姓”者性命也，是随便动不得的东西，它是一个人的象征和灵魂。嫉妒一个人，便写了他的名姓背地里念咒，使他生病，不得安生；贬斥一个人无能，可直截了当地说“他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

会写字就有“文化”，有文化就有力量，这是不证自明的道理，所以阿Q怕这个。

## (2) 姓名是一种个人资源

文字就是一种资源。对这一点作家们体会最为深切，为了写作时有足够的字可用，他们必须经常背诵单词和造句，甚至有一些作家还编写过自己用的《写作词典》。

我们的姓名使用文字标记，赋有一定的涵义，它具有无可怀疑的资源性。但是这种资源很独特，一个姓名和另一个姓名比，它们的价值并不均衡；姓名在某些方面具有商标同样的特性，但它又不同于商标。即便同一个姓名，其价值往往相去甚远。分析起来，除了名字本身的意思、声音和写法好看与否，它的价值与“谁”使用、使用频率多大关系密切。

因为工作关系，我已经为三万多个客户的名字提供过设计服务，在此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是“恩来”“小平”还是“介石”……我们所熟知的伟人们的姓名都有人沿用，惟有“毛泽东”的“泽东”二字，像被孙大圣的金箍棒画了圈，被一道无形的禁忌所护卫着，没有人敢碰这两字。按理说前面列举的都曾是人所皆知的伟人，但在普通人们的心中，这些名字所处的位置并不相同。也许毛泽东太高太伟大，被神话到一般人无法期盼成为那样一个伟人的地步，因此就甭想占据那份资源。

名字之于人，等于品牌之于商品。名字词义新颖贴切、使用频率高，则名字的品牌效应越牢靠。可惜的是，大多数人都不懂得这一层意义，我们国家还没有《命名法》——不知道外

固有没有？我们沿用的姓氏，所起的名不受任何约束，抄袭、攀附、沿用什么都行，结果许多姓名资源被滥用，同姓重名者多得令户籍管理部门头疼。

大多数人并不明白，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名字，在别人看来，其印象之深比脸蛋要经久。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我国体操运动员“李云”的名字，看着他像一片云彩一样飘洒地飞过鞍马，不禁为之喝彩：像这样一位英俊的少年，就应该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

### (3) 写好名字不容易

当今社会，我们可以每一天不吃早餐，但不可避免要写上几次自己的名字。父母所赐给我们的东西，有两样我们须臾不可离，一是我们的躯体，一是我们的名字。

还记得鲁迅小说中那个可怜、可悲而又可憎的阿Q吗？他活在社会最低层，没有家室、没有固定的工作，即使当头挨人一棒，也尽量以“儿子打老子”之类的犬儒主义的俚语来为自己解气，精神依然快乐自大。后来他糊里糊涂被人做强盗抓起来，弄得要杀头了，他仍快活地说“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然而临刑时，法官要他在供词上画押——签名的一刻，颤抖的手才真正提示他，自己狗屁不如，留下没能画好一个圆圈的遗憾。

世界正在急剧变化，以前需要手写的文字，现在都可以由更先进的机器替代。各级学校对硬笔字教育还没有摸索出一套